



白石叢書

卷五

五



藥山看箭

大龜 花錦

雲門起雲

維廣門法子

桐峯虎色

雲門瞎昏

雲門尽藥

玄汝接物

雲岩徧身

知門拜月

撥旗奪

戲科文云宗師

機用也敵陣ヲ

打破旗ヲ奪

引棄之云宗師

家學者知見ヲ

大專テ妙用ヲ示前テ

也如此ノ活ヲ手段ヲ

千聖ニ難ク窮ス也

只レ活ヲ

只レ活ヲ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垂示云撥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訛萬機不到不是

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麀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塵

把レ髻投レ衙レ擎頭帶角出來腦後拔箭山云看箭就身

打劫下坡不走快使難逢着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同

一死更不再活弄精菴漢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處

令而行不勞再歇前箭猶輕後箭深僧便走棺木裏

睜眼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

限可惜許放過據令而行雪上加霜雪竇拈云三步

雖活五步須死一手持一手直饒走百步也須喪



△復者箭前過按
日指後雪上公
語

身失命復云看箭且道雪寬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
死同生藥山直得目瞪口呆一向似無孔鐵鎚甚作
何用

塵音賸直耕切怒
法切枝徒立伽二
目直視也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
與麀尋常易射唯有塵中麀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
麀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鋷穎利以身護惜群鹿
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
機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豈不見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
三平撥開箭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鞏彈弓弦三下三
平便禮拜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

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
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
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
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
細返思量元伊是射絜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
門具眼向一向下便虫的一似藥山道看箭其僧便作
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圈績要
箇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
這死漢如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
不脫洒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
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入檢點山云看箭這僧

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
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鎖鍊劍
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德
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
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
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
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為識得破只管逼
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看
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
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
何作家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

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面
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高着眼看擎頭戴角去也這僧初因拜君看取何物生第

二頭走要射便射看作什麼下箭中也須知藥山

好手走三步活鱖鱖地只獨三步死了多時五步若

活共作什麼跳百步忽有箇死中得活時如何成群趁

虎二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衲僧放他出頭

也只在草窠裏正眼從來住獵人爭奈藥山味肯承

當這話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也不干藥山事

也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雪竇

高聲云看箭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云

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云

塞却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捕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二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群趁虎雪竇道只愁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趁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為鹿中王常引羣鹿趁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為一團話高聲道

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辨且道

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舉看

斗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色身內看法身話作兩般

分開也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無孔笛子

撞着甌拍板渾崙壁不破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世僧會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搥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

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

處這僧擔一擔茶函換一擔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

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

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着孔着楔三

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
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來只幾多歸鳥夜
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
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
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个
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
籠天罩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
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
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
風此謂之箭鋒相柱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
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

碧巖九

四

秦我之東嶺他既恁麼行我却恁麼行與他雲門一
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
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異相頭答還不

會南北不分換劫離離江南江北月冷風高何以生

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

古巖寒檜托上不雨時更好無孔笛子擗着鼉拍板甚笑

路逢達道人石則頭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拈杖子來

成群作隊恁麼來不將語默對向什麼處見大龍將

箇什麼對他媽手把白玉鞭衣錦則七拗挑了也驪珠

盡擊碎單與後人看可惜許不擊碎放道了着又恁

金瓶却弱疑人
僧死漢別者
十之夕云義

廢去增毀類弄泥團作什麼轉見部當源犯彌天國

有憲章識法者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三千條罪只

道得一半存八萬四千無量劫來豈無間業也迷還

得一半存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太龍答處傍瞥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蓮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太龍意答處傍瞥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

着點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途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途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巖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劔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得法章是條

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為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舉雲門示眾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蓋覆三千里

外段交涉七卷今製自代云：東家入死，西家入助，哀

了合相不可得。南山起雲，乾坤莫測，刀砢不入北山。

法界一收下兩點滴不施，半河半河，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塔

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別語

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

出，鬼沒慶藏。主云：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

多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

古佛為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

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真

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

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下如

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

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

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幾機，他道古佛與露柱

相交，是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

如何，問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人

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人

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

第幾機

七

箇鋒鋒則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非他峻嶽所
以頌出云

南山雲 萬坤莫親刀研不入 北山雨 點滴不施半河

南半河 四七二三面相觀 幾處見不見帶累傍人

羅桂樹燈籠 新羅國裏曾上堂 果湧西沒東行不見

西行利那真得這消息來 大唐國裏未打鼓 暹一列

還我華頭來 先行不到未後太過 苦中樂 教阿誰知

樂中苦 兩重公案使誰樂 苦便苦樂便樂那裏有兩

頭三面來 誰道黃金如糞土 具眼者辨哉拂拭看阿

刺刺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寶寶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劍刃上與

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觀也莫錯會此只頌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

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寶向

電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寶似堆十堆七珍

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未後有這一句了云誰道黃金如

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寶引來用禪月云山

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

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身陳餘斷消息行

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

兩忘淨躡躡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箇

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寶殿，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吟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煞合關一場，合取口。

何等是菩提，入不二法門。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者，道什麼，直得分曉不下。」

增伽過來，把身投倚於一切法。喚什麼作一切法，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

瞞別人，即得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為入不二法門。用

入作什麼用，許多葛藤作什麼。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這下靠莫道金粟如來，設使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鎗頭來也。刺殺了人中龍，還似射人時。

此乃右別。寶云：維摩道什麼。咄！萬箭橫心，替他說道理。復云：勘

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雖然為裏，竭力爭奈，掘出私門。且道雪竇還見得

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勸破發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維摩詰今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一見，為不二法門。後

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遣

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

雖去幕迹猶存未後依前餘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
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若作
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
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
見維摩麼夢也未覓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
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
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
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
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
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

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
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些子
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
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羴羊觸藩雪竇故
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

一本作餘蹤跡

咄這維摩老 出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咄得
不濟事好與三十棒 悲生空懊惱悲他作什麼自有
金剛王寶劍為他閑事長無明勞而無功 卧疾毗耶
雕因誰致得帶累下切人 全身太枯槁病則且置
什麼口以匾擔飯也喫不得端也端不得 七佛祖師
來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舞作隊也須是作家始得

一室且頻掃猶有這箇在元來在思裏裏作活計請
問不上一門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打云和闍黎也
不見當時便靠倒力念當蒼天蒼天道什麼不靠倒死中得
活猶有氣息在文法金毛獅子無處討出還見摩訶天
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下出作什麼以金剛王
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語云維
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
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
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
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末
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
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眾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
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
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為眾
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卧疾毗耶離維摩
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
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大枯槁因以
身疾廣為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
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
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了

室且頻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
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維摩口似匾擔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
認定盤星雪竇提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
一手搥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
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
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
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
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無纖
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半斷天下人

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
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吟舉僧到桐峰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

生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庵主便作虎聲將

錯就錯却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僧便作怕

勢兩箇弄泥團漢見機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庵

主呵呵大笑猶較此子笑中有力亦能放亦能收僧

云這老賊也須識破賊也兩箇都放行庵主云爭奈

老僧何劈耳便掌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一重僧休

去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夫蒼夫雪竇云是則是兩

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言猶在耳遭他雪竇點檢

道當時合作麼生免得無檢天卡相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他兩人
慈麼眼親手辨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
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自周正自然活潑潑地
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
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
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
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
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掇閑言語待
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向大卷抄
將去徑向肚皮裏下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

鈞同

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
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
嘆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
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
非等見桐峰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
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
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
云這老賊峰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
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
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
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關掃帚若論此事須是殺人

皇漢山

不取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
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係
麼總是身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
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
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
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
又作麼生拳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
僧何此亦是放過處着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
用如今人聞慈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背柳瞎
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
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

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 踏過了也 已是千里萬里 思之千里 悔不

償當初 蒼天蒼夫 好箇斑斑 關黎自領出去 爭奈未

解用在 爪牙未備 只恐用處不明 待爪牙備向你道

君不見 大雄山下 忽相逢 有條攀條 無條攀門 落落

聲光皆振地 道大蟲却恁麼去 猶較此子 幾箇男兒

是丈夫 大丈夫見也無 老婆心切 若解開眼 同生同

死 雪竇打葛藤 收虎尾 拏虎鬚 忽然突出 如何收

收天下 袖僧在 這裏想有箇出來 便與一搦 若無收

放你三十棒 教你轉身吐氣 喝打云何 不道這老賊

見之不取 思之千里 正當驗處 都不能使 等他道爭奈

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手脚他必須有
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放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
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
也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放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
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檗
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於
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
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
口後來瀉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
如何瀉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
山云不然瀉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

解收虎尾瀉山云寂子甚有驗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
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此子轉變自在要
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無還見麼收虎尾兮持
虎鬚也須是本分任你收虎尾持虎鬚未免一時察却
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象不漏絲毫截斷眾流不存消滴開口
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看時不見
暗昏昏看時暗作麼生是諸人光明以是山水是木
漆桶裏洗黑汁自代云厨庫三門老婆心一切打葛藤
作什麼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較一半猶較此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着又不曾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為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為你略開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

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半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意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

列轉鼻孔暗漢作

什麼為君通一線何止一線十日並照放一線道即
得花謝樹無影打着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摸索
黑漆桶裏盛黑汁看時誰不見瞎不可總扶藤摸壁
兩瞎三瞎見不見兩頭俱坐斷瞎倒騎牛弓入佛殿
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雪竇
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
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
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
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

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門則且
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
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
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
道見不見須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
騎牛弓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
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關
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
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切身為隨類人和泥合
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眼也覷不着設使千聖出頭來

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盡大地是

藥苦熱連根苦攔向一邊那箇是自己甜瓜徹蒂甜

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澄之切攻理也音持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
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兩點晴
濟唱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
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二百餘
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
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
處插背若插得背許你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

若回顧躊躇管取插背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

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着有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

你說有你若着不有不無與你去糞掃堆上現丈六金

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

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

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鉤頭意莫認

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

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

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

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

雲門室中尋常用接入金鵝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

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
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計較總使不着雪竇
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
幾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
工夫他意亦在賓亦在主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教誰辨的撒沙撒土架高處着古今何

太錯言中有響一筆勾下開門不造車大小雪竇

為衆壞力禍出私門坦蕩不獨一絲毫向誰有閑干

夫向鬼窟裏作活計通途自家脚下便入草上馬

見路信手拈來不妨奇特錯錯雙劍倚空飛一箭落

雙鵬鼻孔遼夫亦穿却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工
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
貪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為雲門這一句感亂天下
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
你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家雪竇道為你通
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
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略露些子縫罅教
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
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夫為什麼也穿却要會
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
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
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
蹤滅跡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

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

要此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呿管取倒退三千里患首

者拈鎚堅拂他又不見端的曉是則接物利生未必

不省在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

物利生未必聾在是那箇未聞在患啞者教伊說又

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是那箇未

說在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

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接了也便打僧請益雲門也

要諸方共知着雲門云汝禮拜着風行草偈破僧禮

拜起這僧拗折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拄僧退後門

云汝不是患首端的曉莫道這僧患首好復喚近前

來僧近前第二杓惡水洗觀音來也當時好與一喝

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莫道這僧患聾好門乃云

還會麼何不與本分草料當時好莫作聲僧云不會

兩重公案蒼天蒼天門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

吧地莫道這僧啞好僧於此有省此過後張弓誰計

麼磁 持陵切怒 去伽切張 望撞空也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

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眾道諸方老宿盡道接
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鏡堅
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能聞患啞者教他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
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
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
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
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
尚舉這僧話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為
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為什麼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
藏云珪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
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
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
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
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
同是別他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化古人出來作千萬
種方便意在鈎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
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

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入不得管取為人
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
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破出去且莫作盲
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
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自
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
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
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 已在言前三竅俱明已做一段了也香絕
機宜 向什麼處摸索還做計較得麼有什麼交涉天
上天下 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堪悲笑箇什麼悲

前什麼半明半暗離婁不辨正色瞎漢巧匠不留蹤

端的瞎師曠豈識玄絲聾漢大功不立賞端的聾爭

如獨坐虛窓下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一時打破漆桶葉落花开自有時即今什麼時節切
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明日也從朝至暮

復云還會也無重說偈言無孔鐵鎚自領出去可惜
放過便打

離婁 莊子天地篇作離朱 **玄絲** 一作絃絲

盲聾瘖啞香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
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瘖啞見解機宜
計較一時有絕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
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

擗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今離朱尋之不見令喫誰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心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

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开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开葉落時是秋花开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迷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云還說得麼

象罔

一作用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

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今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聞却問作

什麼。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料。

一盲引衆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

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

問。也要問過好與一搵。巖云：徧身是手眼。有什麼交

涉。鬼窟裏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大煞道。只

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惡勸惡，惡鬼牽伴。巖云：

師兄作麼生。取人處分事得也。好與一搵。吾云：徧身

是手眼。眼脚不出手，換却你眼睛。移却舌頭，還得十成也。宋喚家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着席。藥山出曹洞

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那子

下來，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

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

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

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見

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

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燈

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

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大煞道只
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
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然今人多
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
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
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
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
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
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
如驢覷井山云道即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

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
道吾雲巖圈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

上行頌云

徧身是四肢八節未是神僧極則處通身是頂門上
有半邊猶在窠窟裏拈來猶較十萬里
可何止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
特點搏風鼓蕩四海水此子摩埃將謂天下人不恁
你何過是何埃盪兮忽生重為禪人下注脚
著那裏那箇毫釐兮未止
又恁麼去網珠毳範影重重
就可惜許依舊打葛藤
棒頭手眼從何起咄賊過後

碧巖

二十

後

張弓放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喫棒
便打又須喫棒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又須喫棒出三喝四喝後
作麼生諸人做不也是
於蓋切塵也通作場

遍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手摸身底
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遍身通
身都不是若要世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
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雪巖
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太
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
竇道你若太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太悲千
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

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
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堪兮忽生那
箇毫釐兮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
面依舊漏逗說箇諭子依前只在圈續裏若不見網珠
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
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
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
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
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
纔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
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凡一珠

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
 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為鏡燈
 論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
 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
 提道場而徧昇初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
 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
 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舉一相則六相
 俱該但為眾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況
 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
 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捧
 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捧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

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
 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未後為什麼更着箇咄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子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
 裸赤灑灑頭髻鬚耳卓朔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切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象坐斷天下
 人舌頭用體作什麼門云蚌含明月光吞萬象即且
 止捧頭正眼事如何曲不藏直專上加霜又一重僧
 云如何是般若用倒退三十里要用作什麼門云兔
 子懷胎發苦發連根苦甜瓜微帶甜向光景中作活
 計不出智門窠窟若有箇出來且道是般若體是般
 若用且要士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
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
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
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驗處。答這僧話，略露此子鋒鏘。
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
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
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
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
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
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
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

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
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鑿山道心月孤圓光吞
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
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
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止
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
根下無一星事，淨躑躅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
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心即若動念，即騰佛眼也。觀不
見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若漢
作什麼。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時含玄兔深深

意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深深意會
與禪家作戰爭千七百已息天下太平會麼打云問
黎興得多少禪僧戰爭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見得古人
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
上詩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
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得諭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後
重山遙似路迷壘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
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
忘性即真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

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
凝絕謂情也人夫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
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
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
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
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
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
見得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
在言句上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
兔深深意到這裏會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鬧浩
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

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終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豎正法

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法廢田地且道還

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舉看

舉鹽官一自喚侍者與我將犀牛角來打葛藤不

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角兒來漏泄不

侍者無對果然無孔鐵鎖可惜許投子云不辨

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以爭奈兩頭三面也是說道

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甚作何用將錯就錯

理

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甚作何用將錯就錯

理

理

理

理

理

理

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為執持故云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串云

從七恭切撞也

○犀牛扇子用多時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人具足為甚不知何誰不曾用問着元來總不知知則知會則不會莫瞞人怨也怪別人不得無限清風與頭角在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天下頭角重生是什麼無風起浪盡同雲雨去難追

也是失錢遭罪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人人有箇犀牛兒之十二時中會得他方因什麼問

着總不知還道得麼請禪客各下一轉語

三轉了也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

半箇也也好推倒禪床時有僧出云大眾參堂去

過後張弓被奪却槍前不講村後不送班雪竇喝云

拋釣釣鯢鯨釣得箇蝦蟆便下座招得他係麼地我

過後張弓被奪却槍前不講村後不送班雪竇喝云

大眾參堂却是會不會若是不會我解麼道若道

會時雪竇又道拋釣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蟆便下座

且道請誰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扇
 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為甚麼問着總不知福來無此字去着侍者
 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
 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
 麼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
 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
 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
 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
 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眾參
 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然道只道得八成若
 更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

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肖伊為什麼道拋
 釣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蟇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
 試拈撥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後總一
 切語言為一句攝大千沙界為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
 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賓主俱失不是一白漏迦此度分文殊白

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子親得世尊便下
 座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拈

掘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劍當時眾中若有衲僧氣息
 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籍世尊良久問
 被文殊一撥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
 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
 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
 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
 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劫也
 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日白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向看
 雪竇自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一會會元莫謗釋迦老子好還佗臨濟德山
 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法主法令不如斯隨他
 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面灼然能有幾人到這裏會
 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蘭
 黎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問佛第二
 第三槌總不更當機一句作麼生道驗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
 乃至彌勒王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
 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
 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

靈山一會會元
臨濟德山
法主法令不如斯
隨他
靈山一會會元
臨濟德山
法主法令不如斯
隨他
靈山一會會元
臨濟德山
法主法令不如斯
隨他

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覩得
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寶一者
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
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
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
僧問香巖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巖云過這邊來僧過巖
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
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
去猶較此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着便了也那
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下上提唱且作麼生
是鈍置處

巖

此語前七十四則目金
牛每至齋時將受飯
桶到僧堂前作
舞云

此語金牛飯桶則
亦有之編者乃爰
載之故三垂示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

重光這來

桶不妨疑着不問不知大光作舞莫嫌殺人依舊從

前恁麼來僧禮拜又恁麼去也是則是尸恐爾會光

云見箇什麼便禮拜也好一撥須辨過始得僧作舞

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光影漢光云這野狐精

思難舉三十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此子諸人還知落處麼

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捉

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

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

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僧却

發

作舞太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
只管作舞逆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太光道野狐精
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云且道這野狐精與
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
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什麼處迴避誰云黃
葉是黃金且作止啼騙得小兒也無用處曹溪波浪
如相似弄洋圓廣有什麼限依樣畫貓兒放行一路
無限平人被陸沈遇着活死人帶累天下和尚摸索
不着帶累關煞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太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狐精是
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眾云
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
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塵識
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
設方便為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
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
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捕鷄曹溪
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
丁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沈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丁句十聖不傳面前丁絲長時無間淨裸

見性不生不滅

躡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獅子則且置

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消

息用見作什麼釋如老子漏通不少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或有甚開工夫不可教山僧作兩頭

三面去也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鐵

擬相似自然非物換牛頭與草更說什麼口頭聲

色云何非汝說你說我總說交涉打云還見釋迦若

子廢爭奈古人不能承當打云脚踏下自家看取選

會麼此真性他三才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

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

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

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

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可有各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

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

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

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即

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

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

入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
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為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
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
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
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醫不殊

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離摸壁作

升廢一刀兩段

從來作者共各棋西天四七周土二

三天下老和尚

如麻似粟猶自必在如今要見黃頭

老眼

這老胡瞎漢在你脚跟下刹刹塵塵在半途

跟下

驢過了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年還曾夢見麼

△全象一全象

盲人若於象手摸
己方捉几象象全
休未ト知又ノ全牛
庖丁ト云者カ能ク
牛ヲ屠ルアラ知テ
多クノ盡ク割
漸見ト全牛ハ無
方共是ヲ全牛ヲ
知又者ト云ノ象

全象全牛醫不殊象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

仰山和尚見人間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

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

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

那箇是你佛性為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

是為復總是為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着

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

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

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象盲所見只於

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

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

非

保福云情知三上何向第二頭道弟彌得明眼人刻刻轉鼻長慶

孔何止弟三弟第二頭弟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錯却較此子長

保福云喫茶去領復云還會麼踏過了也又請人不會喫茶去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互相舉見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

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

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

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又云唯有丁乘法無三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應

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

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迷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

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

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

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法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於一線道

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

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乍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與偏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處辨箇得失無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好好如電轉星

飛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一

我王庫中無物是事古今榜樣隨邪

逐惡作什麼

即龍不鑿止水同道左無處有月波

登四海孤舟獨自行

徒勞卜慶說什麼掩有處無風

浪起

赫殺人還覺寒毛卓豎麼打云來也

禪客

句賊破家開市裏莫由頭失錢遭罪三月兩門

遭點額

退已讓入萬中無一尺得飲氣否

頭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

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一會且摸索不着在雪

竇云卧龍不鑿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

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

止水 長慶 保福 喫茶 去云 也

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
龍又道卧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
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
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領了也他
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丁隻眼也不妨奇特却
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黑額長慶雖是透龍門
底龍却被保福蓋頭丁點

舉趙州示眾三轉語道什麼三段不旨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未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丁句忒
煞郎當他古人此丁隻眼垂手接人略借此語通箇消
息要為人你若丁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丁丈雪

嫌他未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須三句泥佛若渡水
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
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須古計較葛藤
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
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浸爛鼻孔無風起浪神光照天地忘他

什麼事見免放鷹立雪如未休一人傳萬萬人傳實

辨錯錯錯阿誰曾見你來何人不雕偽入老看觀二

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關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且道為何
麼却引神光二初初生時神光燭室且於霄漢又一夕

神人現謂二祖曰何又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
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極群書每嘆曰孔
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夕
參扣達磨端坐面壁其闢誨勵光自忖曰昔人求道敲
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餽虎古尚若此我又
何如其年十一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遲明積
雪通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悲淚
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
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
欲冀真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
自斷左臂致于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

臂當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
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
達磨為易其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
於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
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
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
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偽立雪若未休足恭誦詐之人皆效之
時只成雕偽則是誦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為
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裸
裸地方領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

山初和尚有頌示眾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
尿天刹竿頭上煎鮑子三箇胡孫夜斂錢杜順和尚
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見醫人灸猪左膊上
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生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
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足將樹反
金佛不渡鑪鍊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人來訪
紫胡又慈麼去也只恐喪身失命牌中數箇字不識
掌底緇兒也無詩會處天下衲僧捕鷓不得只恐喪
身失命清風何處無又慈麼去也頭上漫漫脚下漫
漫又云來也諸人咬豆豆イキト活弄
諸人咬豆イキト活弄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為什麼却
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鞴始得紫胡和尚山門立
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
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唱云看狗僧繞
回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為什麼却咬趙州不得紫胡
又丁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
臂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
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
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
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燒却了也唯我能知常思破竈墮東行

久文上云字のミ
カトナリ其キ不
下付

西行有句不可癩兒牽伴杖子忽擊着在山僧手裏
山僧不用人阿誰手裏無杖子不用方知辜負我似你相似
索不着有什麼用麼蒼夫蒼夫三十年後始得寧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若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
作廢生得不辜負去挂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因此亦
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高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
行叵測隱居高山下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
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
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
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
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
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
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經旨便乃生夫
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
侍僧俱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
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
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悟此則故是
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
蘊與塢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為什麼道杖
子忽擊着方知辜負我因其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為什麼却引破竈
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絕得失情塵意想
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垂宗旨直得
天地旼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湫倒嶽甕
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
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故一線道又且何妨是以
先世罪業驢馬載應墮惡道階降了也今世人
輕賤故酬本及采只得忍受先世罪業向什麼處摸
索獲數不生耳苗則為消滅雪上加霜又一重如湯

消水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以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只據平常講矣乃經
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照
明太子科此一分为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
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為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輕
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
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
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
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
云證佛地者各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
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諭於法
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
擬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
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
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
裸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
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
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
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
轉重令輕轉輕不受故使敵聖功能未為奇特不見龐

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
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
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
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坐
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
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圭峯科四句偈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
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
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
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即是

辨
四便人者

音聲求我
四便人者

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
來面目亦斬為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
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
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
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
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
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
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即通既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
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即是真
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

去逢境遇緣為主為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
出眼頰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上此明經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麼四邊諸說八
面玲瓏此明經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麼四邊諸說八有功者賞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若無功時

作麼生賞胡漢不來內外絕消息猶較過子全無伎
倆展轉沒交涉向什麼處摸索打破漆桶來相見伎

倆既無休去歇去阿誰恁麼道波旬失途勘破了也
這外道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佛眼覷不見

識我也無咄勘破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棒一條痕
已在言前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入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

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
 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
 經此兩句頌公安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
 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
 何到這裏佛眼也覩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
 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
 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颺無門是故洞山和
 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
 麩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
 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
 也教失途波旬以一切眾生為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

行波旬宮殿為之振烈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
 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
 點骨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道是波旬住是佛來還
 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
 云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其
 眼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字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
 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取
 上眉毛試請露鋒鋦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
 舉話人也無漏逗不少這漢是則是爭奈靈龜曳尾

一日西院遇見召云從滑鐘鈎搭索了也平舉頭着

兩重公案西院云錯也須是鐘裏殺過始得雙腹刺

心三要印開朱點窠未容擬議丰實分平行三兩步

已是半前落後這爛泥裏洗土塊西院又云錯穿腹

細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擲

金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展轉摸索不着西院云適

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箭猶輕後箭深平

云從滑錯錯認馬鞍橋喚作爺下領似卷麼初僧打

殺千箇萬箇有什麼罪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

錯認定盤星果然不知落處軒短你鼻孔在別人手

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

院尋常春果硬似鐵當時何不趨將出去平當時便

行也似袖籠衫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眾云貧兒

思舊債也須是照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

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

道怎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特早知道錯了也

奈這兩錯何千錯萬錯手奈沒交妙轉見妙當然

人尚於宜切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

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四道

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

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

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寶壽亦趕這
 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
 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
 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
 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明指院手拈
 者取取思明以衣袖拂阿刺刺天平曾參住山住
 一拂便行院云阿刺刺來為他到諸方參得此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
 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
 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
 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
 不獲已對機垂示後人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
 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因却門前刺竿着只如未拈花
 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
 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
 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樟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攝
 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
 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
 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一落二了也西院云錯
 他却薦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
 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
 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滿錯且

喜沒交涉已足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
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此
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眾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
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
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定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
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
人聞他道發定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
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
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
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

廢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
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檐禪遠天下走被明眼人
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漆桶一狀領過變輕薄也有些子西佛罵祖
如麻似粟滿肚參來用不着只宜有用處方木不運
面孔闊熟與他同參甚悲堪笑天平老天下衲僧非
不出不怕旁人攢眉也得人鉤門却謂當初悔行脚
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踏被草鞋甚作何用一筆勾下
錯錯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各言了也西院清風頓銷
鏤西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此諸佛天下
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於斯會得詩你天下黃

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一狀領過猶較此子雪

寶錯何似天平錯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總沒交涉

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總沒交涉

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總沒交涉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只是用

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烘鑪裏

纒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

琉璃瓶裏搗糞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着便

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

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

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

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

會一肚皮禪更使此子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

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

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

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

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鑪雪

竇上堂舉此話了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兩錯何似

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

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道是

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明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 作家君王大

卷

唐天子也。今知是藤頭上搭輪冠。脚上無憂履。國師

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行。猶有這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須說。可惜許。好教

帝當時便覺更用。會作什麼。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

法身。雖然葛藤却有出身。慶醉後即當愁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

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云如

何是下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

條春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

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毗

盧頂額上行始得。他却不要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

戒然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

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

敵不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守一

隅豈能回互看佗黃葉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

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

煞此豈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揆肅宗帝蓋

為他有人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

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

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寂照太原亭上座在揚

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祖傳

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與

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與

座忽然失笑乎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習狹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造之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乎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為我說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自曰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乎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

阿誰乎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為什麼醉酒卧街乎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
靈靈便瞠眼努目弄精意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
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
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為什麼却不教人認
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
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
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
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發僧問師尋常教
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
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
是本來面目否山云聞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

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為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
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
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
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

云

足下無私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南陽
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子箇箇箇箇中難得一箇
半箇大唐扶得真天子可憐生接得甚作何用接得
驢衲僧濟什麼事曾踏毗盧頂上行一切人你不認
麼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踏鐵鎚擊碎黃金
骨暢快平生已在目前天地之間更何物莽莽四海

少知音全身擔荷撒沙撒土三千刹海夜沉沉高着
 眼把定封疆你待入鬼窟裏去那不知誰入蒼龍窟
 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問諸人鼻孔
 被雪貫穿了也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真贊
 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強安名了國師
 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
 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
 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使
 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
 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

已清淨法身須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
 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寶成煞讚歎他黃
 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裸裸赤
 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一以三千刹海夜
 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無邊刹刹刹有一海
 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
 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
 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貫穿却了
 也一作澄澄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有
 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為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

且道為復是當面諱却為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可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斬 陵云珊瑚枝枝撐

春月此月一箇又處處無一乃多矣 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門接人

正如此他是雲門的予亦各具箇作略是故道我愛韶

陽新定機下生與人抽釘拔楔這箇話正待廢地也於

下句中自然具三句兩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

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淨山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句

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門下有三尊宿

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

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春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

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情塵意想淨盡方

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着

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

仙體纈蜀機鳳雛動蹙蹙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

藏難掘顏回飢寒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衣石女

蟠桃珮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篋何參差即不知驪

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

劍力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

只就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須云

要平不平細着此 夫漢須是恁麼

不動聲色藏身露影 或指或掌看果然這箇不是 備

或指或掌 指掌上刺

三 珠 寒

天照雪斬觀者則瞎木冶兮磨龍不下更用煅煉作

什麼干將莫能來良士兮拂拭未歇人莫能行直饒

干將出來也倒退三千別別嚙有什麼別處讚歌有

分珊瑚枝枝擗着月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

麼處去直得天下太平醉後郎當愁殺人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強陵弱即

飛劍取強者頭所以宗師家有藏寶劍袖掛金鎗以斷

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為他語

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為忙不當面揮來却去僻

地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會

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

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

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堅手云還

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

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級浪高

魚化龍凝人猶岸夜塘水相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主

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

鑄為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以進雌

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

雄鳴者憶雄耶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

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

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

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為父報
讎楚王亦慕其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
亦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觀山
人也能為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慧
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客得
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
客詒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
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
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本無此段雪竇道此劍能倚天
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此子用處直得大
冶兮磨礱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謂將是

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未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
別有好处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
構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
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萬斛盈舟信手擎

却因一粒碾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嶠中張氏
書隱刻梓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
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
則無以知之

○園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
道林復為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
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
方或致踳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
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宣和乙巳春
暮上休亭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園悟禪師碧巖集疏

○雪竇頌古百則園悟重下注脚單示叢林末乘宗
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無實詣
豎梓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錯
縫一無瑕類茲欲與大慧長書並駕同園悟心要
兼行揭杲日於迷途指南鑷於慧海快然一觀開
彼群愚相與圓成不無利益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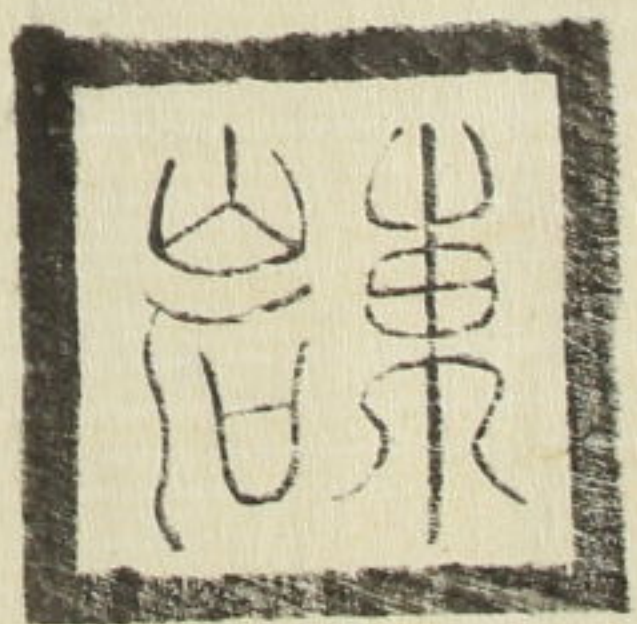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睢州可道是口頭三昧二百
年不見碧巖雪竇忽遭渠手下幸忘忘得弓冶裘箕
莫斷却兒孫種草隨人去脚跟後轉誰下得釣龍鈎有

箇具眼自底來不省作繫驢橛此事當如後筏喻他時
自會答志處處門戶透長安前者呼後者應種種因緣
歸大數昔之廢今之興真性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
不讀東土書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宗風雖無南去鴈
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續無盡燈謹疏

今月 日疏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書欲
天下後世知有佛祖去奧豈小補
外老妙喜深患學者不根於道溺
于知解由是毀之謂其父子之間
予看可乎今峒中張居士重為板
行果何謂哉覽者宜自擇焉大德

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法孫比丘淨白拜手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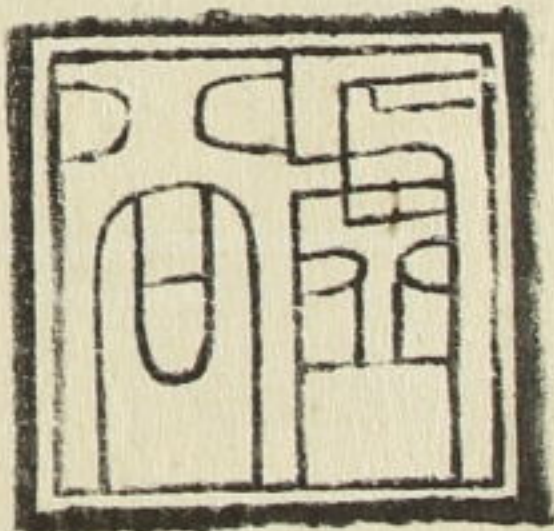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尙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抉剔幽邃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之心源况妙智虛疑神機默運晶旭輝而玄扃洞照圓蟾升而幽室朗明豈淺識而

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學
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纔勘而
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
曰。我碧巖集中記來實非
有悟。因慮其後不萌根本。專
尚語言。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

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
心則一。豈有二哉。嶠中張明遠
偶獲寫本。後冊又獲雪堂刊
本。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
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士
一覽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

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
佛會日徑山住持比丘希陵拜
書以為後序



儒門子貢極有切於東家聖人藉令良馬見鞭影而奔
皆如驢若乎後之顏子吾聖師遊乎何言之天又矣靈
山會上四眾海集世尊拈花宗旨諸人圍搗獨迦葉尊
者微爲之破顏與吾教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頓
徹懸悟當時曾參不直下剖擊思想之秘鑰豈惟門人
之感滋其千載之下何以祛一貫之迷雲乎異特成都
佛果園悟老禪坊夾山丈室拈提雪竇頌古百則其本
弟子泉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辜負從上諸祖取老和
尚古頭一截併付烈焰煙而颺之拉搥堆自以巨壑本
虛投置毫滴如古德德山賣弄油糍婆前此疏鈔已埃
冷而無餘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陽坡

如繡歷過去劫死灰復然不知何許許多葛藤一一從
囀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全體敗露直得般若無
說諸天雨花百七十八十年初僧慕地橫穿鼻孔從前不
曾嗅底寶熏一旦水源雲蒸於八萬四千毛孔悉皆悉
徧可謂甚深希有難值難遇之事已而居士三子得心
疾或謂勤實經泉上座燬板居士不當拾遺燼而日月
光景之故受如是報居士者疑其說以廣於予予謂園
悟門人人人而泉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泉上座見
角六指遂乃追光古佛毒燎真天剛却利竿不放一綫
彼未嘗識月者誰將乘一指而示之或者又謂泉上座
火此書盟之社鬼者深重居士三子之患正坐此予謂

當泉上座灼然秉炬時煉得故紙通紅何緣密室通風
老勤巴命門舌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迸散明月空山
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把天然一段西蜀錦機依舊
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為之地訶護至今料亦
是此書合出世因緣時節清涼池上針芥相逢則書寫
讀誦為人演說之功應獲殊勝福德何況金石刻鏤展
轉流布居士三子之心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漢妾以
情識卜度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板之禍福亦以情識
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豈不冤哉真驗記沛國周氏
三子並瘡一日有客造門曰君可內省宿愆忽猛憶
時見燕窠三子伺其母出各以一葉藜吞之斯須共斃

母還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曰：君既知悔責，罪今免矣。三字即皆能言。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得無，亦有可悔恨之事乎？談般若者，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居士能於此有省，縱無始劫來所造諸業，當應時消滅。即君二子之心疾，當如周氏二子之應，持能言可以不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函文字，覆藏徧界。若從泉上座之說，萬年一念更留踪跡，作麼向上禪林無限尊宿有兩句最端的曰：任你即心即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後有謗如來正法輪者，君但應之曰：任你說泉上座底是我，我只說勤老師底是。若不如是，即恐燎却面門。四百四病一時發矣。將如居士二子心疾，何不見占人道養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學佛知恩，臨老懺悔，他日作家爐鞴跳出丈六金身，不知還見勤老師真箇揚眉豎拂否？若還一句薦得，向道佛祖有誓罪不重科。莫殃及他家兒孫好。雖然如是，且得沒交涉。是年延祐丁巳中元日，海粟老人馮子振題。



延寶五丁巳天上旬吉日

二條通御幸町西又町

山本長共衛開板

淵龍

肥前之人事 淵龍宰

江澤素人

木部

